

We all stick together, help each other out. That the real meanin' of family.

我们团结在一起帮助彼此，这才是家人的真正意义

The
KITCHEN
HOUSE

厨房屋

[美] 凯瑟琳·格里索姆 著 廖绣玉 译

Kathleen Grissom

漓江出版社

The
KITCHEN
HOUSE
厨房屋

[美]凯瑟琳·格里索姆 著 廖绣玉 译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Copyright © Kathleen Grissom, 2010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. Fletcher & Company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15-09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厨房屋 / (美) 凯瑟琳·格里索姆 著; 廖绣玉 译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5. 10

书名原文: THE KITCHEN HOUSE

ISBN 978-7-5407-7625-1

I. ①厨… II. ①格… ②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1346 号

策 划: 刘 鑫

责任编辑: 吴云芳

封面设计: 仙境工作室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 253000)

开本: 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 11.875 字数: 250 千字

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0534-2671218)

序 曲

公元 1810 年 拉维尼娅

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，新的恐惧让我焦躁不已。我飞奔在熟悉的小路上，艾莉也在后面奋力奔跑着，想要赶上，但我已无暇顾及她。我的腿不习惯这种奔跑的速度，变得又酸又麻，而且感到难以呼吸。我不准自己思考来不来得及这件事，只是全力朝家的方向奔去。我打算抄近路涉溪回去，于是便转了个弯，冲进树林里，但我大惊失色，发现自己被困住了。我把被黑莓丛荆棘绊住的裙摆撕掉，狂奔出去。

这时，艾莉追了上来，她呜咽啜泣，紧抓着我的手臂，不让我走。但是七岁孩子的力气敌不过大人，而我一时情急，一把将她推到地上。她看着我，眼里满是不敢置信。

“乖乖待在这里。”我对她说，语气近乎恳求。然后，我再度向前飞奔，最后终于来到溪旁。溪水很浅，我打算踩着水里的石头过河。不过，我应该先脱掉鞋子，因为才过了一半我就踩滑了石头，跌进水里，溅起一阵水花。冰冷的溪水吓着我了，我呆坐了片刻，恍惚出神，溪水汨汨流过身旁，直到我回过神来，抬头仰望，认出小溪另一侧的熏制房。看到这栋灰色建筑，我突然想起家就在不远处。我站了起来，裙子变得又湿又重，我只能扶着溪里凸起的石头，连爬带走地涉溪而过。

好不容易来到山脚下，我忍不住弯腰喘息，大口吸气。不知怎么地，

艾莉再度跟了上来，这次，她改抓住我湿透的裙摆，像只可怜的小猫咪。我一想到她等下可能会见到什么就不寒而栗，但是，现在已经太迟。我握紧艾莉的手，两人一起跑上山，然而眼前的景象让我僵住，艾莉呜咽一声，松脱我的手，跌坐在地。我缓缓走向前，如坠梦中。

我们那棵巨大橡树就耸立于山顶上，蓊郁的绿叶在粗厚的枝干上投出斑驳阴影，枝干上挂着一具身躯。我看见那绿色头巾，以及垂向地面的手制鞋子，只那么一眼，我就再也无法抬头看。

1 公元 1791 年 拉维尼娅

公元 1791 年的春天，我还不知道是丧亲的哀恸让我失去所有记忆，只记得自己醒来时，身旁挤满了木箱和袋子，并且发现我不但不晓得自己在哪里，也完全想不起自己叫什么名字，整个人不禁惊慌失措。经过好几个月的颠簸旅程，我变得非常虚弱，而那个男人把我抱下运货马车时，我紧攀着他宽阔的肩膀，他并没有就此心软，而是一下子就拉开我的手臂，将我放在地上。我开始号啕大哭，站起来，再度伸手抓他，他却将我推向一个匆匆赶来的年迈黑人。

“雅各布，把她带走，”他说，“交给贝尔，以后让这小女孩在厨房干活。”

“是，老爷。”老人始终低垂着眼。

“詹姆斯！詹姆斯，你回来了！”

有女人的喊叫声！我满怀希望，抬头看着面前的大宅。这栋房子由楔形板建筑而成，全栋漆成白色，屋前有道宽阔的门廊，门廊高耸的柱子上爬满绿色藤蔓，通往大门的宽大台阶上方则有紫藤花摇曳生姿，在这个初春四月的清晨，空气里弥漫着浓馥花香。

“詹姆斯，为什么你不先派人通知一声？”清晨的薄雾里再度传来这个女人的叫喊。

这个男人双手叉腰，身体后仰以便看得更清楚。“我警告你，老婆。

我特地回来看你，你最好在我上楼之前下来。”

女人站在楼上的落地窗旁，开心地笑了。她美得有如出水芙蓉，一头红褐色卷发流泻而下。

“噢！不行！你得先洗干净才准进屋。”

“派克太太，你最好有心理准备！”他大喊，纵身跳过宏伟大门的门槛。进屋后，他仍旧大声嚷嚷，打破一室宁静。“大家都到哪儿去了？”我听见他大喊，“我回来了！”

我跑步跟在那男人后方，但是那位老黑人拉住我的手臂，抓着我。我奋力挣扎，而他一把抱起我，我惊恐尖叫，他迅速把我带到大宅后方，那里位于山坡上，四周环绕的山丘不多。此时，一阵号角声蓦地响起，吓得我更加惊恐，开始捶打抓着我的老黑人。他用力摇晃我：“你给我住手！”我瞪着他，瞪着他那与花白头发形成强烈对比的深褐色皮肤，完全听不懂他陌生的口音。“你打我有什么用？”他问。这一阵折腾让我疲惫不已，头无力地靠在老黑人瘦弱的肩膀上，而他抱着我继续往厨房屋走去。

“贝尔？”老黑人大喊，“贝尔？”

“雅各布叔叔吗？请进。”一个女性嗓音大声回应。老黑人踢开木门，门发出一阵吱嘎的声音。

老黑人松开双手，让我站着，一个年轻女人这时缓缓走下楼来。她一面朝我们走来，一面很快用绿色发带系住黑得发亮的厚实发辮。她带我进屋时，美丽碧绿的大眼圆睁，眼里充满不敢相信的神情。虽然她浅褐的肤色与我不同，但是比起带我来这儿的男人，她的五官和我比较相似。

雅各布叔叔说：“老爷把这小女孩派给你，说她以后留在厨房干活。”

“那男人到底在想什么？没看见她是白人吗？”她无奈地坐在我面

前，让我转了一圈。“你生病了？”她皱起鼻子，“我得烧了你的衣服。你瘦得只剩皮包骨了，想吃点东西吗？”她拉出我含在嘴里的拇指，问我会不会说话。我发不出声音，只能打量着四周，试图弄懂自己人在哪里。

屋里有一座巨大的壁炉，跟房间一样宽。贝尔走到壁炉旁，将冒着热气的牛奶倒进木杯里。她喂我喝时，我呛到了，全身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，接着呕吐，最后昏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

* * * * *

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厨房屋楼上的简陋小床上。我依旧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意识到这点，不禁惊吓得无法动弹。我的头好痛，于是伸手去揉，可是一碰到头却吓得缩回手。有人剪短了我的长发。

我身上盖着褐色粗布衬衫，有人把我擦洗得全身泛红，肌肤一摩擦到衬衫就痛。楼下厨房飘来陌生食物的香味，我的胃一阵翻搅。含着拇指让我觉得比较安全。我打量这个房间：衣服挂在墙壁的钉子上，房间一侧有张木柱小床，床边有个简单的小衣柜；窗户开敞，窗帘拉开了，阳光照进房里。外头突然传来孩子的一阵笑声，听起来十分耳熟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下就跳起来冲到窗边。阳光灿烂刺眼，我用双手遮着眼前的阳光。一开始，只见到连绵起伏的一片绿意，但是，眼睛习惯光线后，我看到窗户下方有条小路，这条小路横过篱笆围起的大花园，通向一栋小木屋，两个肤色深棕的小女孩坐在屋前的阶梯上，她们正抬头望着大宅。我探出窗外，看见一棵高耸的橡树，有个秋千挂在橡树某根低矮粗厚的枝干上，一个小女孩坐在秋千上，对着后方的男孩歌唱。

那位瘦高的男孩推动秋千时，一身蓝衣的金发小女孩开心尖叫，而男孩露出笑容。又来了！我认得那笑声！怀着一丝希望，我踩着木梯奔下楼，冲出厨房敞开的门，一路跑上山坡，来到他们旁边。那男孩停下秋千，他和小女孩张大眼睛看着我，他们都有着深蓝色眼眸，散发出健

康气息。

“你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”那男孩问，金色头发在耀眼阳光里闪闪发亮。

我只能看着他，失望之情让我哑然无语。我不认识他。

“我叫马歇尔，”那男孩再度开口，“这是我妹妹萨莉。”

“我四岁，”萨莉说，“你呢？”她穿着蓝色鞋子的小脚晃啊晃的，白色帽子的帽檐随风晃动，小脸蛋从帽子下方露出，好奇地打量着我。

我挤不出声音回答。马歇尔又再度轻推秋千，转移萨莉的注意力，我不由得感激他。“我几岁啊？”他问着妹妹。

“你两岁。”萨莉回答，试着用脚踢他。

“不对，”马歇尔笑了，“我十一岁。”

“不对，你两岁。”萨莉调皮地说，这个小游戏总让她乐此不疲。

冷不防，有人从背后一把攫住我。“回厨房去，”贝尔严厉地说，“你得跟在我身边。”

回到厨房后，贝尔把我安置在角落的小床上，小床对面有个肤色深棕的女人正在哺乳。看到这亲昵的一幕，我渴羨不已。那位母亲看着我，虽然她的模样很年轻，但眼睛周围却有深深的纹路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问道。我并没有回答，她接着说：“这是我的宝宝，他叫亨利，我是他妈妈多里。”

突然间，宝宝的小嘴离开她的胸部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哭声。我把拇指塞进嘴里，缩回小床上。

* * * * *

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只好整天静静躺在厨房的小床上。头几天，我打量着贝尔的一举一动。我毫无食欲，每次她坚持要我吃东西，我的胃就会激烈抗议，吐出所有食物。一次呕吐就代表另一次刷洗。贝尔愈

来愈无可奈何，我也愈来愈怕惹她心烦。贝尔的房间在厨房屋楼上，夜里，我睡在她房间角落的小床上。初来乍到的次夜，我睡不着，于是起身站在贝尔床边，她轻缓的呼吸声让我心情平静。忽然她醒来，我一定是吓到她了，因为她对我大吼，叫我滚回自己的床上。我匆匆跑回床上，比之前更加害怕。

我的周围一片黑暗。一夜又一夜过去，我愈发迷惘，虽然努力回想过去，但是一想就头疼不已。幸好，每日天刚破晓，鸡鸣声和号角声便唤人起床，我的悲伤往往得以平静。接着，梅妈会来厨房和贝尔一起工作，她们轻松自如地工作，但是我很快就明白，虽然贝尔管厨房，但是梅妈管贝尔。梅妈很能干，同时也十分刚强；她极为严厉，做事行云流水，动作利落敏捷，这也表示她不容许敷衍散漫。她嘴里总叼着玉米秆做成的烟斗，牙齿被烟草熏得黑黑的；虽然她总是咬着烟斗，但很少真正点烟。后来，我想烟斗之于梅妈，就像拇指之于我。还好她先对我微笑，不然我可能会更怕她；她笑的时候，深褐色的脸庞、平凡无奇的五官、黑色的眼珠都随着笑容而皱起，流露出慈祥的神情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不再试着要吃下东西，几乎整日昏睡。有天早上，梅妈过来看我的状况，贝尔站在房间另一头看着。“她就是太倔强了，我一喂她吃东西，她马上就吐出来。现在我只喂她喝水，她很快就会饿了。”贝尔说。

梅妈用厚实有力的手捧着我的脸。“贝尔！”梅妈严厉地说，“这孩子不是找你麻烦，她病得很重，你得想办法让她吃东西，不然她就快死了。”

“我实在不懂老爷为什么把她交给我，我的工作已经够多了！”

“贝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当初发现他们把你赶到厨房屋，我心里想的可能跟你现在一样？”

“嗯，但我肯定自己没搞出一堆麻烦，也没吐在你身上。”

“确实如此。不过，你当时跟这孩子差不多大，才六七岁，何况你在这里出生和长大，现在也还住在这里，但是这孩子不一样。”梅妈谴责道。

贝尔陷入沉默，但是，她后来的态度软化了。

那天，梅妈宰了只鸡为我熬汤。来到这里后，我的胃第一次接受水以外的东西。喝了几天的滋补鸡汤后，我开始进食，接着可以吃固体食物。当我再次恢复警觉，贝尔开始问我问题，而我终于鼓起所有勇气，吞吞吐吐表示自己失忆了。可能是我陌生的腔调，或是失忆的事情让人惊讶，贝尔怀疑地看着我，但是她没再继续追问，我感到如释重负。然后，生活渐渐稳定下来，这个时候，老爷召唤我和贝尔到大宅去。

贝尔坐立难安，她焦躁地替我梳头，不过终究挫败地放弃了，最后用头巾包住我狗啃似的乱发。我穿着过膝的棕色新衬衫，贝尔为我围上她用白色抹布匆匆缝成的围裙。

“别吸了。”贝尔从我嘴巴里拉出吸肿的手指。她弯腰与我平视，强迫我看着她的眼睛：“如果太太问你问题，你就回答：‘是的，太太。’懂吗？”

我根本不懂，但是我点点头，希望这样能减轻贝尔的焦躁。

* * * * *

我紧紧跟在贝尔后面，我俩走在砖砌的小路上，最后来到大宅后廊。雅各布叔叔严肃地点头致意，打开后门。“把脚清干净。”他说。

我停下脚步，拂去光脚丫上的灰尘跟沙子。当我跨过门槛，立刻感觉到光可鉴人的木头地板带来的平滑触感。远处，前门大敞，微风吹过长廊轻拂着我，又从敞开的后门溜了出去。那个早晨，我第一次走进大宅，没注意到大厅里像卫兵站哨般的桃花心木高脚柜，也没注意到漂洋过海而来的昂贵蓝白郁金香正骄傲地吐露芬芳，我只清楚地记得当时踏

进餐厅的惧怕感觉。

“嘿！她们来了！”老爷突然大喊。

一看到我，小萨莉兴奋尖叫。“马歇尔，你看！那是厨房里的女孩。妈妈，我可以跟她一起玩吗？”

“你离她远一点，”太太说，“她看起来病恹恹的。詹姆斯！你到底……”

“马莎，冷静点。我当时没别的选择，她爸妈都死了，又欠我船费，如果不带她回来，那我就得把她卖给别人。她生病了，我本来可能还得倒贴。”

“她现在是孤儿吗？”

“不是，她有个哥哥，但是他很好打发。”

“你为什么把她送到厨房屋？”马歇尔问。

“我还能怎么办？”他爸爸回答，“她可以学着做事，总得有点用处。”

“但为什么是跟着她！”马歇尔朝贝尔的方向点头。

“儿子，够了！”老爷说，然后招手要我过去，“到这里来。”虽然现在他刮了胡子，穿得像个绅士，但是我认出他就是把我从货车上抱下来的男人。他个头不高，但是身型和嗓门让人无法不注意到他的存在。他灰色的头发束在脑后，深蓝色的眼眸透过眼镜打量着我们。

老爷的目光略过我。“贝尔，你过得好吗？”他问。

“很好，老爷。”贝尔轻声回答。

“你看起来过得很好。”他说，眼神流露笑意。

“她当然过得很好！她怎么会过得不好？瞧瞧她，多漂亮啊！她该有的都有了，年纪轻轻就在厨房当家，还有舒适的房子住。贝尔，你还有很多护花使者，对吧？”太太噤里啪啦地快速说着，声音高亢尖锐。她的手肘靠在桌上，指头不停扯弄着一绺不听话的红发。“贝尔，对吧？你身

边的人是不是走了一个又来一个？”她坚持追问。

“是的，太太。”贝尔回答的声音带着压抑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老爷打断她们，然后再次招手要我过去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注意到他微笑时，历经风霜的脸庞浮现深深的岁月刻痕。

“你在厨房帮忙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太太。”我急忙按照贝尔的话回答，声音低沉沙哑。

厅里的人全都哄堂大笑，但是我注意到那个叫马歇尔的男孩并没有露出笑容。

“爹地，她叫你‘太太’呢！”萨莉咯咯笑。

老爷低声轻笑：“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太太吗？”

我不明白这种陌生的称呼方式，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，只好急忙点头。大家又是一阵大笑。

突然间，老爷转头呵斥：“范妮！贝蒂！慢一点！你们快把大家吹到屋外了。”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这两个肤色黝黑的小女孩，想起她们就是那天坐在木屋前阶梯上的那对女孩。我从厨房里听到，她们是梅妈的双胞胎女儿，今年六岁。现在，她们站在桌子的另一侧，两人各拉着一条线，线连着垂挂在天花板的巨大风扇，只要一拉线，风扇就会在餐桌上方拍动，仿佛巨大的蝴蝶拍动翅膀，吹出一股凉风。众人的笑声让双胞胎姐妹兴奋不已，手上卖力扯着线，吹得满室凉风。但是，经过老爷呵斥后，她们深色的眼眸转为严肃，手里的动作慢了下来。

老爷回头看着我。“贝尔，”他说，“你做得很好，她活下来了。”他看着眼前的几张纸：“让我瞧瞧。”他浏览完一页后，直接对我说：“你快要七岁了，对吗？”我不知道。

一片默然，突然间，萨莉高兴地说：“我四岁！”

“萨莉，够了。”马莎太太说完叹了口气，老爷则对她眨眨眼。他拿下眼镜，专注地看着我。他审视的目光让我头晕。“你不知道自己几岁吗？你爸爸是老师，他没教你算数吗？”

“我爸爸？”我心想，“我有爸爸？”

“等你身体强壮点，我要你去厨房帮忙。”他说。“你办得到吗？”他问。我的胸口发疼，并且感到难以呼吸，但是我点点头。

“很好。”他说，“等你长大，我会让你离开这里。”他停顿一会儿又说：“你有问题想问吗？”

我想知道自己是谁的渴望克服了恐惧，我弯腰靠近他。“我叫什么名字？”好不容易我挤出声音，轻声发问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的名字？”他问。

贝尔迅速回话：“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。”

那男人看着贝尔，仿佛等她给个解释，但是贝尔并没有解释。他再度看着眼前的纸张，咳了咳，然后回答：“上头写着你叫拉维尼娅·麦卡顿。”

我牢牢记住这名字，就像溺水的人紧紧攀住救生筏。我想不起自己是怎么离开大宅，但是我醒来时，人在厨房屋简陋小床上，无意中听到雅各布叔叔和贝尔在谈论老爷。贝尔说，后天早上，老爷又要离开了，她希望明天傍晚可以跟他见个面。

“你会向他要自由证明吧？”雅各布叔叔问。

贝尔没回答。

“你得告诉他，你现在就需要那些证明。马莎太太一直盯着你。老爷知道她在喝黑色药水，但是他不知道她配着桃子酒喝。你一天比一天漂亮，要是太太哪天喝完那些东西后，拿起镜子发现自己远比她实际上的三十岁还苍老，她一定会来找你麻烦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情况只会愈来愈糟。”

贝尔一贯坚定的声音变得压抑：“叔叔，可是我不想走，这里是我家，你们都是我的家人。”

“贝尔，你很清楚，你非走不可。”他说。雅各布叔叔看到我睁开眼睛，两人停止了交谈。“嗯，小阿宾雅^①醒了。”他说。

贝尔朝我走过来。“拉维尼娅，”她边说边拨开我的刘海，“听起来就像你的名字。”

我看着她，然后别开脸。我觉得更迷惘了，因为我对这个名字一点感觉也没有。

* * * * *

第二天傍晚，我跟梅妈一起回她家。我不想离开厨房屋，但是贝尔很坚持。梅妈说她的双胞胎女儿范妮和贝蒂可以陪着我，就是那两个负责操作风扇的女孩。一路上，梅妈握着我的手，指着厨房屋和她家的小木屋，让我知道两间房子其实相距不远。

范妮和贝蒂在屋里迎接我们，可是我畏缩不前，只想待在梅妈身边。但是这对双胞胎渴望有新玩伴，立刻把我拉到房子的角落，那里有个架子，藏着她们的宝贝。

范妮发号施令，她遗传了梅妈的伶俐眼神和快人快语。她比贝蒂高，手脚像小马一样强壮有力。贝蒂个头小，身材圆润，长得漂亮，微笑的时候会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。

“你看！”范妮从架子里拿出玩具给我看。她拿出扮家家酒用的迷你桌子，还搭配两张迷你椅子，是用动物的筋腱把细小树枝绑在一起做成的。贝蒂把她的娃娃拿给我看，然后大方地要让我抱着娃娃，我马上就伸手去抓，贝蒂则略微迟疑了一下，但是她乐于分享的精神占了上风，

① 阿宾雅即拉维尼娅，因黑人说话有口音，雅各布叔叔把她的名字叫成了“阿宾雅”。

于是她松开手，把娃娃交到我手上。“这是妈妈做的哦。”她自豪地说，回头看着梅妈。

我手里紧握着她的娃娃，非常渴望能拥有。娃娃是用褐色粗布制成，眼睛是黑线缝的，用黑色毛线编成参差不齐的发辫。我抚摸着娃娃的衬衫，看起来跟我和双胞胎姐妹所穿的款式很像，娃娃还系了红色围裙，我发现这条围裙跟梅妈的头巾是同一种布。

夜幕降临，多里和亨利宝宝也来了，他们母子俩先前常去厨房屋，所以我知道多里是梅妈的大女儿。我很喜欢多里，因为她不会来烦我，但是我不喜欢亨利宝宝，因为他的哭声实在太刺耳了。

虽然跟双胞胎姐妹一起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，但是我还是不时注意梅妈，只要她在旁边就让人感到安心。突然，木屋的门开了，有个虎背熊腰的黑人男性站在门边，衬得夜晚的天空更加黢黑。我飞奔到梅妈身边，双胞胎姐妹则争先恐后地冲向那男人，他将她们一把抱起。“爸爸！”她们大喊。等到他把她们放下，双胞胎姐妹才回头继续玩。梅妈拍拍我，鼓励我去和她们一起玩。

“多里，晚安啊。”那男人的嗓音极为低沉，像是从地底发出的声音，他在多里的身边停住脚步，大手覆在她头上。“你的小宝贝还好吗？”

“不太好，爸爸。”多里坐在长凳上喂奶，回话时并没有抬头。她轻轻拉出宝宝肿胀的手给她爸爸看，这时，小宝宝哭闹不休。“每次他的手肿成这样，他就会哭个不停。”

她爸爸弯下腰，接着用指节轻轻抚弄小宝宝的脸颊。然后，他直起身子，叹了口气，几个大跨步走到梅妈旁边。他伸手把梅妈拉进怀里，然后调皮地用鼻子蹭着她的脖子，双胞胎姐妹用手遮住眼睛，咯咯发笑。梅妈开心笑着，然后“嘘”的一声把他赶走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，他看到了，便朝我点点头，我迅速转过头去。

梅妈告诉那男人，贝尔在等人，好像是在解释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。这对夫妇互看了一眼，接着梅妈回到壁炉旁，有个黑色锅子悬挂在炉火上方，梅妈从锅子里舀出炖肉装进木碗里，男人将装满食物的碗放在狭小的木桌上。热烫的煤灰上头放着另一个黑色铁锅，梅妈擦去锅盖上的炭渣，然后取出热腾腾的玉米面包，面包的边缘已烤得焦香酥脆。

三个大人把小凳子拉到桌旁，开始吃了起来。这时，范妮和贝蒂拉我站在三个大人之间，但是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很陌生，我想回到熟悉的厨房屋。我毫无食欲，只是盯着食物看，因此梅妈叫我吃东西时，我开始哭了。

“阿宾尼娅^①，到这里来。”梅妈说。我走到她身边，她就把我抱到大腿上，“孩子，你瘦得只剩骨头，你得多吃一点，多长一点肉。来，我把这泡在肉汁里，你吃了后，就可以长得跟梅妈一样强壮。”

双胞胎笑了出来。“妈妈，你好像在照顾小宝宝。”范妮说。

“哎呀，”梅妈说，“或许她就是我的新宝宝，现在我要喂她吃饭。小宝贝，来，张开嘴巴。”她说。我极度渴望她的母爱，所以张口吃下浸过肉汁的玉米面包。她一边喂我，一边讲着老爷要出远门，马莎太太又要情绪不稳了。

多里说，她今晚得回到大宅，又说老爷明早离开后，她也不知道马莎太太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梅妈说，她多希望自己能代替多里去服侍太太，这样一来，多里就可以留下来照顾亨利宝宝。

多里深深叹了口气后回答：“你也知道，太太只愿意让我服侍。”梅妈也同意这点。

我们快要吃完晚餐时，听到外头隐隐约约传来声音。乔治爸爸站了起来，梅妈迅速将我放在一旁，我的胃不由得揪紧。“乔治，别这样！”

^① 即拉维尼娅。